

大時代小叢書

編 非 可



廣州新生書局總經售

0204 V

MG

I253

162

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

大時代叢書 曹乃珉編



3 1762 2989 0

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目次

目次

一 敵人的獸行	一
二 蘇州的惡夢	四
三 長江要塞的江陰	三
四 遠東花園的杭州	一七
五 今日的常州	二〇
六 逃出了無錫	二四
七 戰後的虞山福地	三一
八 不堪回首話蚌埠	三五
九 我的故鄉芮城	四〇

一〇	羅店之行·····	四三
一一	從崇明來·····	四七
一二	淪陷後的松江·····	四九
一三	弔黃渡·····	五四
一四	血淚話南潯·····	五五
一五	水深火熱中的洞庭山·····	五九
一六	屠甸的最近·····	六六
一七	福山的女人·····	六九
一八	暴風雨後之正儀·····	七三

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

中日獸事史料徵輯會

一 敵人的獸行

蘆溝橋事變發生，敵人的鐵蹄便開始向着我們的土地踏踏踏的進發，飛機和大礮，重重壓迫之下，把我們多少的良田美地，一一變成廢墟荒坵；繁華之區，統統剩着斷壁危樓。敵人是「以皇軍」號召，是以「文明」自居，但是我們看一看淪陷區域的景象，問一問淪陷區域的同胞，這「皇軍」的「文明」，在那裏？一言以蔽之，「禽獸之行」而已！

敵人的獸行 一

若干同胞已在嘗着「亡國奴」的滋味，尤其是江南文弱之邦，平時的居

民養尊處優慣的，驟然受到凌虐壓迫，實在是忍受不了。

當「皇軍」佔領一地的時候，「奸淫」「劫掠」「焚燒」「殘殺」這四項，件件是拿手好戲；他們這樣的無法無天的做，但是所謂長官，一些也不禁止，大概在他們心目中，「文明國家」的軍隊，一定要這樣做的。

淪陷區域的同胞，流亡在外國的固然很多，但是爲了種種關係而不能離開本鄉的自是不少，可是這一般留在淪陷區域的同胞，在戰後，簡直是過的非人生活。

敵人在表面上，每一個淪陷區域都沒法組織「維持會」，實際上，這種維持會的組織，除了搜羅財物供給「皇軍」外，便是爲少數土劣便利敲詐的機會。

屋宇是焚燬了，財產是被劫了，但是敵人還不肯饒恕這一般劫後的難

胞，一次一次的獸行，不斷降臨着；他們每天所過的生活，只有「血」和「淚」在表現着。

東方已現着一線曙光，敵人殘暴的獸行，一定會受到相當的處罰。「最後勝利屬於中國」的一句話，我們堅信不疑。沈淪在淪陷區域的一羣難胞，我相信決不會一直黑暗下去，總有一天，會重見光明！

在這裏，我們爲證實敵人的獸行起見，撫拾報章雜誌關於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情形，站在後方的同胞們！這是事實，絲毫沒有張大其詞；我們要挽救沈淪的同胞，祇有準備起來，一致作國家的後盾，供國家來驅策。正氣磅礴，一切魑魅魍魎，不久終能消滅，「公理」戰勝「強權」，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

二 蘇州的惡夢

這是我們素有着美麗傳說的蘇州良善居民的浩劫，自從十一月第二個星期，日機初次往城中心丟炸彈以後，這天堂就被浸入這野蠻戰爭的漩渦裏了。

看了這些恐怖瘋狂的事實，令人觸目驚心。飛機載着幾噸重的炸彈，從上面丟下來，人類的血肉、塵土、石頭、泥灰像瀑布似的濺起。日機軋軋的聲音，在空中日夜環飛，像下雨似的把「死」散布給這城市。

最初日機轟炸的時候，居民驚駭得發狂的逃到避難室去，日子以久，我們就開始商議是逃避彈室去呢？還是繼續工作。最後我們決定聽天由命，仍

然工作下去。

在十一月九日，日機散下傳單，警告蘇州居民，三天後，全城當受更劇烈的轟炸，這是可能的麼。我們已經名副其實的生活在地獄裏了。這個現實的大悲劇用字句表現出來是太可怕了。我真難以把我的感想告訴你；當我看見成千成萬的男人、女人、小孩，帶着一些可憐的東西，離開了他們的家園。

這次無論出多少錢，多僱不到船，人力車，馬車等等，大半的難民只好步行，我同朋友曾從中國兵那裏得了兩隻小船，十一月十二日我被派護送第一批難民，用汽船拖着小船，到光福去。我很快的又回到蘇州，因為希望再載，但這次中國只給了我們兩隻小汽船，我把船交給了朋友，他同著別的同伴到光福去了。

現在進城已經太遲，我同一個朋友，只好把夜間的時光，消磨在一所空醫院裏，這夜正被大舉空襲。只有上帝與留在這住定毀滅的蘇州的人知道。也只有他們纔能知道那夜可怖的情形。最可怕的夢魘也不能與之比喻！整個的蘇州城，都被飛機的照明彈照亮了，死神很快的從空中伸出他的魔手，沒有一個人能够數清丟在這毫無抵抗的城市裏炸彈的數目。不能數清牠。正爲不能數清在一方里內十二小時中所落下雨的數目。我的朋友直伏在地板上，我呢，躲在床裏。可異的是：那裏居然很安全。

天明，我們就起來進城去。

我們所見的死亡與毀壞的淒慘景況，真是無法可以形容出來。我覺得很壓惡，要生病了。唯一可以看到高興的事，只是一個中國牧師領着成千的難民逃到光福去。這是一副什麼圖畫！疲倦的跟在他後面的是些小孩子、老頭

子、老婦人、跛子及一些受了炸彈或彈殼傷的人，我把他比做牧羊者領着他的羣羊，在兩天內，有五千人從蘇州逃到光福去。

我自己又離開了蘇州到光福去，但不等到十一月二十日我仍舊回到蘇州去。朋友同我駕着車子小心的避免駛在路上及倒在田裏的許多屍體上。當我們到了蘇州，日兵穿着制服正很起勁的在動手呢。這時教會裏的產業，尚未被劫。從那時起直到十二月十一日。我們每天差不多都到蘇州去，我們瞧見每一個銀行、商店、住宅都被迫打開了，日本的兵士像螞蟻似的在裏面進進出出，載走了整包的綢緞鴨絨被褥，商店貨品，以及人家裏面的各種東西。

有一次，我們去的時候，連教會的產業都被盜了。每一個人家的前後邊門，都被用強暴的手段打開了。學校住宅的建築的門都毀壞了，顯然的是被斧子鎗托打壞的。所有的房間都被進去過了。所有的櫥櫃箱子都被打開了。

於他們無用的東西，就被亂七八糟的擲在地板上，我家裏的碟子，被用力攢碎在地上，我朋友的家裏，他兒子的提琴被丟在地上，壞到無法再修了。

又有一次我到蘇州，去走進了晏氏專校管理處，在幾個日兵還未注意到我的時候，我看見他們在破壞着這學校的一個保險箱，我立刻就阻止了他們。一個正用鶴嘴鋤打保險箱的門，別的則擬弄毀了這箱子，有些兵破壞着校長室及訓育主任室的辦公桌，當我到廳堂後想去找一個通譯的時候，他們就帶了土具離開了，假使再遲一會，他們必已把保險箱打開了。

離開了空場，我聽到禮堂裏有音樂的聲音，進去看見一個日軍官在玩着鋼琴，幾個兵士在打壞會議室裏的聽衆席的桌子，我責備他縱容士兵破壞禮堂，他行了一個禮，走開了。

第二天我又回到那裏。發覺那些兵終於把保險箱打開了，盜去了將近四

百元。有趣的，是在地板上找到了一個付款信封，裏面包了三百元現款，這些搶劫者以爲是無用的信，把牠拋下了。我又知道許多別的教會產業，也和許多銀行，店鋪的堅固保險箱一樣被劫掠了，裏面東西被盜了去。

確實的，蘇州日軍可恥的劫掠與其說是個人的行動，不如說是整個的行動。這樣搶走大批的物品，不是個人能够帶的，我們親見無數次這些搶去的東西是用軍用卡車裝走的。停在日軍司令部前的卡車上，是載滿了貴重的中國紅木傢具。

在日軍佔據以後，我們第一次到蘇州的時候，看見暴露在路上的屍體竟達十天甚至十天以上之久。正如精神上損失的重大，建築物破壞的損失達一百萬元以上。

所有我遇到的，全是些可怕的事，最壞的是——任何階級的女人，都遭

受了暴行，沒有人能估計得有多少女人受到色慾狂的日軍的蹂躪，我自己會見了的許多事，足夠使我相信所聽到的報告是確實的。總之，像這樣大批的遭遇奸淫，我們說是九千五百人或九千六百人又有什麼分別呢，一天早晨在光福，我碰見一個蘇州大學的青年學生，眼睛裏滿是眼淚，告訴我他的美麗的妹妹又遭受了日軍的暴行。我又看見大堆的鄉村人顫抖的坐在路邊——一隊日兵把他們從家裏逐了出來，他們的妻子和女兒則被留下了。

有一夜，我被一個中國人留在家裏，因為要保護他的女兒和一些別的女子，這些女子是逃到他這裏來躲避的，那一夜，我留得正好，在十一點左右，我被門頂窗上的火光驚醒了。聽見有人低語：「日兵來了」。我立刻點着火，衝進了廂房，我看見有三個日兵正用火照着睡在地板上的十個或是十二個青年女子的臉。我的出現，很使他驚訝，聽着了我的憤怒的聲音，這些

東西很快的跑下樓去了。在緊張的時候，這中國父親是站在我旁邊的。

我說出了這件事，因為我能把這隱瞞在心上的活下去，若有人相信日軍到中國來是改善人民生活的，讓我到南京與上海間，二者距離約三百餘里，各處去走走，就可以知道各地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被破壞了，景況異常淒慘。這些地方在六個月以前，在地球上比較起來人口是最稠密的，在中國也是最富庶的。

在今天，一個旅行者可以看見城市是被轟炸，搶劫了，鎮市村莊發生了許多無恥的行爲，田地是荒蕪了，只有一些老頭子老婦，在那裏挖掘那曾是「福地」的地。牲畜是被殺掉了或被偷去了，每一處的毀壞都是那些具有最新式武器的野蠻軍隊，所做的偉大事業。

那些從家裏被逐走了許多無辜民衆到那裏去？

無數的人民是被慘殺了，別的一些在苟且偷生着，還有些擁擠在難民收容所裏，或在小洞裏，不敢回到他們已經荒蕪了的田園，搶空了的店鋪，毀滅了的事業上去，這些人就是敢回去，也不能得到戰爭狂的日軍的允許。

在這種情形下，日軍只能保持交通線各地，而對世界宣言：他們請中國人回到祖先的地方，過和平富足的生活，這是可恥的！（念霞譯）

三 長江要塞的江陰

江陰在明末是有過一段光榮的歷史的，閻應元典史率領全縣父老死守孤城八十多天，到城破那天則全數殉難。現在這一段悲哀光榮的歷史，還深深的印在全縣人民的腦海裏。

最近，江陰被日人佔領的時候，在東鄉每村也曾經有一段小小壯烈的事情。原來當日人從常熟與無錫兩面包抄過來的時候，江陰已經非常空虛了，除要塞及南閘鎮、月橋鎮一帶有些國軍以外。其餘各地很少有國軍的蹤跡了，但當日人坦克車、步礮兵及好多白俄隊伍衝過來的時候，在東鄉一帶有許多受過教育的青年與受過壯丁訓練的農民，他們激於愛國的義憤，及腦中深印着

明末光榮的歷史，不願意自己的故土被他人蹂躪，更不願去屈服做奴隸，因此曾集合數村的壯丁二百多人，憑藉着國軍以前所築的工事，與日人作殊死戰，經過一度衝突以後，總因衆寡懸殊，結果除六人越河又像在蘆葦裏，伏一晝夜得到殘生外，其餘的都作壯烈犧牲了。他們恐怕以後再有這樣事發生，把所有東鄉一帶的房屋、稻堆、柴草、完全燒去，各村莊的青年壯丁，因此被殘殺的也不計其數，一班青年婦女，不從侮辱的便遭到慘殺，或者自動投河自盡，到現在那裏是變成一片荒涼，所唯一贖下的老母孤兒也都是無家可歸，幸而慈善家在峭岐鎮一帶，把以前國軍所貯的軍糧數千，照戶口在按日分發，可免得暫時的飢荒

在江陰淪陷的前夜，當筆者還躲在家中看管房屋，那時已滿天烽火鎗聲密如聯珠的時候了。我連忙越牆而過逃到荒野裏，就隱伏在蘆葦中過夜

親見二十多個受傷的無武裝的同志，無力的一搖一擺向田野間躲避，日人的坦克車駛過來看見以後。還用機關鎗密集的掃射。

次日，中午，就看見二個大約是指示進軍方向的氣球在天空中遙遙相對着，一個大約是在京滬路沿線，而且在很快的向前進行着，一個就在錫澄公路停留在月橋鎮一帶，不久就機關鎗聲迫擊礮聲大作，而要塞區的黃山大礮也向南面轟轟轟的大發威風，這時我看到本縣要塞是如此的盛猛，心裏鼓舞跳躍得真是不可言狀，但是經過一日一夜以後，鎗礮聲是漸漸的稀了，過後就永沒有再聲到這大時代的演奏曲，大約是國軍退了。

讀到最近情形，表面上漸漸安定下去，而所謂維持會也相繼出現。城中是由幾個黃包車夫脚夫及鴉片鬼出來組織的，四鄉雖然也有幾個老古董做招牌的維持會出現，但暗中不仍是幾個流氓投機者鑽在錢眼裏的亡國奴在操縱

着嗎？

現在江陰所駐的日人很少，要塞區及營房裏通常時只有六十多個，城中一百或二百，而在錫澄公路與武青公路的交點青陽鎮卻有三百至五百。全縣在此次戰爭中受害最深的是城外，北大街及月橋鎮及東鄉一帶，其次是南閘鎮青陽鎮等，至於其餘各地，也莫不是十室九空，成一點形式而已。現在盜風之熾更是莫於倫比，大部無衣無食無家可歸的農民都出來挺而走險了。

（剛植）

四 遠東花園的杭州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一句好像上帝讚美詩中似的形容詞，到現在只有在我們的記憶中浮蕩了。

天堂的蘇州在那裏？天堂的杭州又是在那裏呢？不是嗎？蘇州變了一座『老人城』，杭州也遭着同一的命運；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戰爭所賜予她們的是死亡——是燬滅！

因此這就使我回憶到了過去，回憶到過去我在家鄉的『杭州』。

我曾在那裏學習着怎樣參加那偉大的民族抗戰，參加了第三屆的集團軍訓，我曾在那裏對杭州質樸殷實的市民，作過熱烈的救亡宣傳，我亦曾在那

裏觀過錢塘江怒濤洶湧高漲，我又在那裏把西子湖盡興的瞻賞；更值得懷念的，那就是我在那山明水秀的湖濱，過一個熱戀的時期。

回憶是甜蜜的，可是現在是這樣的殘酷，它告訴了我；現在的杭州，經過那戰神降臨以後，這一個正像少女美麗的錦繡河山，已是被蹂躪而失身了。

不是嗎？經過數年的建築，費了鉅萬經費，造成那偉大的錢江大橋，已是被炸成三段了。充滿着封建意識的城隍廟，熱鬧繁盛的清和坊，萬商雲集的羊壩頭，整日夜的火光燈天，只賸了斷垣殘壁，瓦礫堆地，義渡碼頭，水廠，電廠，亦已由華軍自動破壞，像上海四馬路一樣的拱宸橋，已是被燒得一片荒郊。西子湖的輕舟畫舫，遊艇划船，都沈到水底去……從前有遠東花園著稱於世的杭州，現在已是充滿着恐怖，淒涼的霧圍，變得陰風慘慘，死

氣沈沈的鬼門關了。

但在昨天，同鄉人卻帶來了一個杭州的新聞，說是『錦繡河山雖然受到了礮火的洗禮而燬滅，但所謂「維持份子」，已謀着杭州的恢復。所有的娛樂場，戲院，俱樂部，都已照常開鑼營業，一副昇平氣象，都是笙歌弦管，澈夜不息。維持會忙着佈貼安民佈告，沒良心的人，替魔窟在裝飾門面，往昔的繁榮，漸漸的又恢復起（來）

啊！那末這個優美，秀麗，恬靜而又可愛的家鄉——杭州，她將在「荒淫」與「無恥」中滋長起來了嗎？（鐵牛牧童）

五 今日的常州

常州，這座古老的城垣，位處京滬鐵路的中心，城北五十餘里，有長江在焉，上達鎮江，下及江陰，均設要塞。運河沿城西而東流，東南密邇太湖區域，近年來溝通宜興、溧陽、丹陽、江陰、無錫等各重鎮公路，故交通方面，頗稱便利。年來工廠林立，較前尤盛，雖不及無錫，但已有蒸蒸日上的勢。全縣以豆、米、麥、酒、蛋、肉等土產出售，上項產品，每年均有輸出他地。全縣人口約在八十萬與百萬間，生活素以樸實稱，民間尙多手工業，但自「八一三」後，戰區擴大，民衆大致流亡長江上游及江北一帶，少數富有者，亦遷居滬濱。茲將近狀，分述於後：

〔城中現狀〕所謂「維持會」者，管理一切行政交通及教育等，原有公安局等治安機關，均改用北伐以前之舊有名稱，並完全改變五色旗幟統稱「共和維持會」，會內分子，大半係土豪之流，城內因商業中心之大街西沱里一帶，皆已被毀，較大之商店，幾無一存，故商會亦無人過問。至於「維持會」之經費，僅向少數民衆敲詐得來，及隨便劫奪無人管理之家用各項物品，出售所得之款，除首要機關，日人握有相當權力外，中下辦事人員，無不黑幕重重。日軍以前曾駐有五千餘人，近因台兒莊我軍大捷以後，各地游擊隊一一響應，大半均已調往他去，七點鐘後，即緊閉城門，無形中在戒嚴狀態下。

〔教育一斑〕原有省立常中，及私立常中等四五中學校，均破壞無遺，小學原有十餘處，都已解散，現能開課者，僅冠英小學與新橋小學，學生寥

寥無幾。功課係論孟等書，此外側重日語一課。其他則多係老學究所設之私塾，都設在城西。

〔交通情形〕從上海到常州之內河航線，月來已有商辦，碼頭在西門，即用汽油船一艘，後拖民船五六只，除搭客外，運載各項用品，如油、肥皂、白糖、火柴等。日軍在沿途檢查時，得隨意攜去，名為充公。京滬火車雖已通達，除軍用車外，乘者甚少。四鄉公路，則均為日軍所專有。本來城區街道不甚闊，再加上搗毀的房屋，轟炸的瓦礫，倒堆道上，車行亦不便，人口減少拉車過日的人，生意甚清淡。

〔商業慘淡〕本貨一項，向以自給；如毛巾、襪子、棉布等，因本城均有工廠，可以無須仰求他處而現在則日用各物，無一不經上海或別處運去，商店除十之八九燒毀外，所完存者，其貨物亦被劫一空，無法營業只有極小

之食品店，尙有一二開設，西門有名之米市河上糧食買賣，亦一無所見矣。

（董重）

六 逃出了無錫

中國人，生在這大時代中，老實說是不幸，然而也正是大幸；他的生命和螻蟻般的卑賤，然而也有殉道者那般的尊榮；他的前途洶湧着可怖的狂瀾，然而也未嘗不透露出一絲的曙色。今後的一切，完全要看大家繼續的努力如何，來決定這興亡的樞紐。在抗戰以後，我就這麼想，在蟄伏在被占領的以前江南富庶的水鄉——無錫——，四個月逃出後，我更是這麼想。每個人都絕對應爲保衛國族而犧牲我們的財產、廬墓、骨肉以至個人的生命。在必要時都可樂意的獻給國家。然而這犧牲是不應該徒然的，盲目的，無代價的。我們要拿這血售贖取一個光榮的國族的存在，一個覺悟的現代的新國家。

的產生，現在已到最後決定的關頭，大家要爭氣，只有現在，目前除救亡抗戰外，其他一切均不成問題，日人現在正裂着大嘴想把中國當人參果似的整個吞下，來補他先天的虛弱。大家甘心做魚肉嗎？在這決定的關頭大家快起來，幹吧！

無錫失陷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清晨，日軍從南門入城，行至城中大市橋，擊斃賣菜者二人，於是那只賸十分之二的居民的死市，立刻空氣緊張的到了極點。我們得着第一次警告，是在六日前滬、錫公路第二十七號橋梁被炸的時候。後來日軍共分兩支進攻，一支在東門外，一支沿塘向南門進發。與華軍相持了兩三天，戰事相當的激烈。日軍大氣球兩只，在空中眺望，指揮着砲兵作戰；後來華方見勢不支，縣長隴體要和公安局長張達都跟着憲兵最後退出無錫城，於是各城門全緊閉起來，靜待日軍的占領。在跟着

來的大混亂中，日軍便開始行動。他們先嚇使市民向城中繁華街市各商店，着手搶劫，其中有膽小安分的良民，起先還不敢動手，於是便挨着了幾下鎗把。在被導演的這一幕開始後，旁邊便有人作「卡末拉」的活動。這套「支那暴民」搶劫的活劇，相信將來在銀幕上放映起來，定能是有聲有色吧！東西看看搶完，日軍便放起了一把火，直把無錫市的商業菁華，全化成了焦土。從城外三里橋到北門，再從北門到城中心最熱鬧的大市橋的商店，整個兒都被燒光了。此外各工廠的機器也陸續地被拆走了，堆棧裏的存爾也運光了，大米呢，是民食所必需，可以賣錢，所以更可充裕「皇軍」的財源。搗毀了它的心臟，放完了它的血液，於是那夙號「小上海」的無錫，便赤裸裸直挺挺地殭死在太湖濱上了。筆者現在雖然沒法對於這次無錫物資的損失，作一個數字的統計，但是這筆賬的非常驚人，卻是在人人意料之中的。

當城中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有許多百姓和紳士們，全逃在北鄉張舍、六壩橋和太湖邊上的南方泉各地，那些地方比較的安全些，但是日軍忙着要組織偽組織，於是便把邑中知名的紳士們找回，由張揆伯出面，組織維持會，於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成立。到今年元旦又重新改組，楊翰西被簇擁上台，其他的委員有張揆伯、楊仲紫、楊高百、秦琢如、秦亮功、高集安等八人，會所設在南門內王耀丞的宅中。據說楊翰西上台時的唯一表示，只嘆了長長的一口氣，「自古艱難唯有死，傷心豈獨息夫人」？這也許是佔領下的紳士們的一般苦痛吧？

說到這裏，我覺得臉上有些發燒。有一個故事，爲了中國人的面子，本來是可以不講的，但是其中還存着些儆戒漢奸的意味，我終於把它報告出來，這事的發生，在日軍沒有入境的時候。當時有個漢奸綽號叫「楊矮子」

的，他先在境外郊去迎日軍，當時他曾向日方大吹法螺，說他是楊翰西的兄弟，他願意積極幫助日軍，作一個順民。不知日軍入城後，立刻就把他根底戳穿，故意向他索餉，并且更進一步地，把他一家的婦女盡行沾污，這漢奸一看，自己弄巧成拙，幹了這求榮反辱的勾當，自覺不能再忝顏人世，於是便尋了自盡。我覺得這真是當漢奸的榜樣。筆者在鄉間，直住到十二月底，方纔第一次隻身入城，視探一般的狀況。這時街上已經可以看見往來的路人。熟識的人劫後歸來，偶然相值，互相拍肩慰問，其有隔世之感。熱辣辣的淚珠不禁要奪眶而出。城中一到黃昏以後，便家家掩戶，人家後門上，時常有砰砰的撞門聲。筆者見勢不佳，在城中留兩日後，又匆匆返鄉，但是對於城中，像森羅的慘景，已得到畢生不忘的印象。城中崇安寺是公園所在地，戰前那裏的熱鬧，和上海的邑廟彷彿，現在卻冷冷清清地只擺着幾只賣蘿

葡萄絲和其他食物的餅攤子。講起那些攤主，卻有幾位很闊的人物在內。他們以前是錢莊的老板和小工廠的廠主，現在竟落魄到這個地步；在一年前，叫他本人夢想。也想不到吧！城中各街巷，憑空多添了許多茶館，茶客盡是打聽消息，或則是不敢個人呆在家的人。這也難怪，其實日軍真是極富於流動性的，他們對每一住家，穿堂入室，翻磚倒瓦，真可稱極盡搜查的能事。人家有油米，便拿去做飯，吃剩下來，便立時傾棄，真有古時原人飽則棄餘的風氣。尤其不堪的，便是去搜尋「美女孃」，人家如果藏有青年女子的照片，被他們翻到，便指名坐索，這真是無法應付的事。還有一種惡作劇的辦法，便是把人家皮箱當中挖一個洞，在內大便，便後就用綢布拭穢，臭氣四溢，實行其大拆爛疳。

說到「皇軍」，也真是夠瞧的，他們說話最坦白：「你們中國兵戰敗，

有人把他們窩藏起來，倘使我們戰敗，則只有一死而已」。所以他們很乖巧，平時的打扮，和中國的壯丁一般。尤好的是鑒別中國兵的方法，他們只要把一個人的後腦一模，有否戴軍帽的凹印的，再看兩腿，有沒有綁布的痕跡，便立時可以判別。他們起先在車站的附近的國際飯店，設了一個「安慰所」。「皇軍」可購票入門，每小時一元，從裏邊出來的人，皆欣欣然有喜色。後來不知怎的，發生了「內鬨」，在舊歷小除夕，放了一把火，把國際飯店燒了。以後「安慰所」便改設在東門永盛絲廠。

其實會做生意，不能不推日本人。最近內河各處逐漸通航，日人就首先成立一個轉運公司，據他們說，這營業有匯豐等外國銀行合作，可出三聯單，保險裝運，不過中途遇中國游擊隊或土匪時，他們卻不負責。大米每石運費需六元，到滬西豐田紗廠前，每石再納「稅」一元，米商每石成本六七

元，到滬後如賣十二元，則反要賠本。

末後，再談一下鄉間的狀況。各鄉受滋擾的事，是很平常的。鷄、鴨、豬、牛的捉殺烹食，已經司空見慣，但目前這些動物已經絕無僅有了。鄉下的中國游擊隊伍，確實不少。鄉間的富豪，在供應行糧上，有時感到很大的困難，所以寧願虧本把糧脫售。並且現在鄉下人更沒有養蠶的心緒了，而且蠶種也不易覓。在此長期佔領內，民生問題在不幸的將來預料即將呈現更嚴重的形態。人民縱不死於兵，也將不免餓死和病死。在日夕禱告重見天日的民衆中這種空前慘酷的犧牲，能否博得我們所企求的代價，這實在是當前的唯一大問題。（木鐸）

七 戰後的虞山福地

常熟算得上是江南的山明水秀之鄉了罷，她西依虞山，東北濱臨大江。風景的幽遠恬靜，比了姑蘇也無愧色。不少出產豐富的良田，居民衣之食之，毫無顧慮。平時安居樂業，享受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生活，近年來因錫滬公路的貫通，常熟也薰染着都市的文明，摩登的士女們也革履聲之擠來攘去，顯出了她的繁榮與熱鬧。的確，在戰前虞山是一塊福地。

可是「八一三」的砲聲，震破了常熟人安樂的甜夢；因為常熟當着錫滬、蘇常，羊福三公路的要衝，遂形成軍事上運輸的重心。因此日機遂不時的辱臨城空，並且賜與了許多炸彈，經過一次二次……的轟炸，城區的居民

都遷避鄉村，常熟遂成了一座死城。跟着大場失守，虞山白茆等口日軍相繼登陸，在幾路進攻之下，虞山的辛峯亭之巔遂懸上了太陽旗幟。

在淪陷的當時，也經過一番燒殺，死的雖沒有精確的統計，不過在城區的各角還能發現許多殘骸斷臂。城內的精華如寺前街、市中心街、縣西街等都只剩了斷壁危樓。其餘的房屋雖有存者，但是房內什物也都搶燬一空了。近來在日軍之控制之下，也組織了一個「自治會」，一姓沈的當委員長，各區也設了一個「區事務所」，不過他們所辦的，除了供應日軍以外，就只有斂錢了。現在城內雖稍有秩序，但是，居民還是不敢遷入城內，婦女們當然是不敢進城的。一般人真感到了有家歸不得的苦處。總之，經過日軍的砲火洗禮後的虞山福地，已是不堪回顧的了。

從故鄉帶來了以上的辛辣的消息，使我淒然淚下。想起了春的虞山也許

已是非常嬌豔與幽美了，可是她已投入別人的懷抱了。（翼謀）

八 不堪四首話蚌埠

蚌埠是津浦線重鎮之一，亦爲以往國內諸戰役，必爭之地。自統一告成，國民政府經軍整武，於數年前卽有飛機場軍營等主要軍事設施，尤以最近政治之刷新，公路之暢通，竟使十數年前荒蕪之地。形成非常的繁榮，一時畸形發展的旅館業竟多至二百餘家。旅館業之所以特別發達者，實千百妓女由以造成之，蓋客有過境者，以留戀其聲色，遂大有樂極忘返之概。水陸交通旣便，自來水電又備，二馬路上入晚則霓紅燈下，紅男綠女川流不斷，蚌埠儼然已成爲近代化之都市矣！

蘆溝橋事發，華北同胞南遣者絡繹於津浦道上，使蚌埠市面空前繁榮，

同時中央軍北上增援，軍火源源北運。「八一三」後，駐蚌空軍卽行他調，而高射槍砲等消極空防，並未撤除，故當第一次日機空襲，警報伊始，驚天動地之隆隆拍拍高射槍砲聲，卽遠在數十里之臨淮關亦可清晰聞之。日機後在八千尺高空投十餘彈而去，所損失者僅無辜民房數百間耳，自此以後，居民逃避泰半，「八一三」以前之空前繁榮竟成爲迴光返照之現象。留戀忘返之旅客，迷人心醉之妓女，更先人作鳥獸之散，霓紅燈光不再放出猩紅的血光，電燈在燈火管制下失了原有的效用，數百家旅館寂靜得像久無香火的古廟，街上沒有警察敢來站崗，除去軍隊的活躍外，整個的蚌埠在灰色的籠罩下，數十個報販，叫破了喉嚨，尋不到幾十個顧主。

日機開始集中轟毀交通綫了，火車站和自車站開出的火車頭成爲唯一的目標，路局就「急中生智」，在一夜之中以洋鐵皮造成巨型假機車三輛，煙

窗放出濃煙，與真貨無異。警報傳來，即推出車站里許，日機信以為真，發現後即猛肆轟炸，屢試屢應，假機車之被炸燬者亦有兩三輛。同時防空部隊又以竹片編成假飛機數架，終日停留於機場以空耗日機之炸彈，復可引入吾高射火器之威力區域，當時同盟社盛傳被其屢屢炸毀者即屬此項模型飛機耳！

在上海將行淪陷之前，傷兵數千由京運蚌息養，時適有救亡劇團過境；冷落已久的蚌埠，又引起了一度的熱鬧，平日紙迷金醉的妓女，亦組織歌女慰勞團給勇敢的傷兵以物質和精神的慰藉。可是不久華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傷兵們有組織的遷徙了，救亡劇團亦告別西向，一般薪金階級和妓女只得到處為家去了，只有擁着不動產的闊人還留戀着不走，但是他們有一個逃難的訣竅，其法是看着中央銀行的動靜，因為當上海將形淪陷時，中央的行員先

生們，早就全體乘船到香港，由香港乘初次嘗味兒的巨型機，飛到漢口去了。

果然，當日軍猛撲南京的第二天，中央銀行經理；就溜之大吉，於是一般闊人也就立刻動身到濟南去，拋下了數十年辛苦經營的產業，拿了一隻好重的中號皮箱，匆匆的走了。這正是他們眼光獨到之處，僅隔了三天後，津浦線上已沒有客車了，軍用車也塞得透不過氣，那裏還容得下存着觀望心理的同胞，只得眼看着他們遺留在蚌埠了。但是幸運的未必沒有，據說有一個姓孫的爲人機警，他出了兩元大洋喊一個士兵用粗繩把自己綁在機車上，經過了無邊的原野和深暗的山洞，念餘小時後始到達濟南，一時盛傳爲佳話奇談。

不久南京失守了。在明光，臨淮關幾場激戰之後，以蚌埠之無險可憑，

華軍竟撤至淮河北岸，日軍佔據蚌埠後，益信迂迴戰術的成功於第二天即行強力渡淮，華軍游擊隊避實就虛，乘其立足未穩，即行偷襲明光，故日軍復惶惶退渡淮南，形成今日兩軍隔河對峙之局面。

今駐蚌日軍，設司令部於江淮中學沿鐵路線禁止行人，車站附近駐兵一隊及坦克車十餘輛，市上亦時有戰車巡邏以防我突擊，數星期前曾由陳某出面組織維持會，然迄今尚未出現。

二月中旬我方空軍一大隊轟炸蚌埠駐某工廠之日軍曾傷亡數十，故月來日軍除增駐飛機外，新消極防空建立，亦不遺餘力。（孫增泉）

九 我的故鄉芮埭

芮埭，這個地名很陌生吧，它是在離蘇州以北三十多里的一個鎮，因為地圖上沒有它，商業上交通上軍事上政治上一概不重要，所以就很多人不知道它了。雖然，它是渺小到不被人注意，但是它是屬中國土地，住中國人，芮埭是決不會忘掉一些的。

戰前交通，可以乘火車到蘇州轉乘輪船或是直接乘內河輪船都行，戰後，交通斷絕，差不多有幾個月，近來雖有不接期的蕩口班開航，然而上下的都是乘搖上三日夜纔到的民船，沿途隨時有受檢查，或者傳一點「王道」，以及一班土匪的滋擾。但是因為只有這樣纔可通行，那也只得聽天由命而

已。國軍退後，這批「王道宣傳者」，也曾光顧幾次，大概是這渺小的溝，還不夠傳道，所以祇略略宣傳一下，就走向別地去宣傳了。

以前，壯丁訓練也實行，但成績太壞，近幾月求，自從住了十幾個剩下的國軍後，壯丁們得加以訓導，成績飛騰，武裝很全，子彈也足，每夜都有二十個步哨出防，半夜裏不斷的可以聽到警戒的鎗聲，有人問幹嗎？「等着瞧吧」！

鄉間最普通最可惡的，莫如土匪，這輩狐假虎威的東西，竟然記起一本賬簿，少堪溫飽的便有記賬入冊之資格，於是依次的先趙而錢而孫而李……白晝行劫，恐嚇信，綁票，搶壓寨夫人，那是家常便飯，搶劫時不滿所慾，就要拿洋蠟燭燒乳頭，下部、還有炮烙夾棍灌水，舉凡一切足以使肉體不能忍受的酷刑，都是他們迫人家說出財產貯藏處的好法子。

誰是匪，誰是首，鄉人們都知道，不過敢怒而不敢言，但是，他們都記着，牢記着誰給他吃這些苦，誓死不忘。（梅）

一〇 羅店之行

在淞滬戰役中，爭奪得最激烈的地方，可以說是羅店了。據戰事起初一般報紙上統計，羅店的得失，至少有三四十次之多。這，足以使全羅店的財產化為烏有，加以漢奸的焚燒掠劫，分外使羅店的犧牲加大了。

爲了要知道自己故鄉——羅店的房屋尙存在否。以及失散的親戚的下落，我在一星期以前，搭了小汽船，作羅店之行。

○一 羅店之行

汽船從黃浦口的某碼頭出發，出了吳淞口，轉到長江，江水平穩地急流着，很像一片稻田，無數的稻穗在風中飄來飄去，在我眼前幻成浩浩的金色的細浪，只可惜口中往返着許多懸着太陽旗的軍艦。

大約過了二小時，船到了小川沙，我上了岸。祇見在海灘附近的房屋，成了一片瓦礫，那些火燒木頭，早已被居民搬光了，田野裏躺着許多死屍，面目都已模糊不辨，臭味從地上蒸發出來，跟着風吹來陣陣混濁的腥臭，使我異常憎惡的嘔吐着。不一刻兒，到了小川沙的鎮上，在熱鬧的一段地方，房屋倒沒有燒去，南貨店、洋貨店、水果攤、都營業着，橘子、香蕉……應有盡有，生意倒也繁盛，我爲了急於到羅店，並不逗留，一直向西進行，田間的稻，大豆、棉花等植物，枯死的枯死了，腐爛的腐爛了，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切，三四個武裝者在路上巡邏着，我祇得向他們行個禮，他們倒也還禮，走了十多里，纔到羅店鎮，熱鬧的街市如塘西街，庭前街等，統通燒光，一間不剩穿過了小街，我望見我家的背影，依然矗立着，刷得雪白的牆，卻變成灰色了，到了門口。我不覺一驚，原來門窗都不見了，走進屋

內，那一種陰森森的氣象，使我索索地顫抖着，仔細地一查，家中的一切都沒有了。出了門，到一家親戚家，知諸親戚都無恙，也放了心。不到下午六時，就睡覺了，因為晚上是絕對不許點燈的。

明天，我到戰後的羅店貿易中心地——南街去閒蕩，在那裏，店和攤頭，大約有一百多個，生意很不差，物價也不貴，如米每元可買二十斤，火柴每匣銅圓四枚，最價廉的是魚，道化了法幣五角，竟買了十一尾，但做生意的人，並無多大利益，因為開店的每月須納捐錢十五六元，擺攤頭的每日須納捐錢一角五分，給當地的日軍。

在某條街道上，賭攤煙館，觸目皆是，賭徒煙客往來，絡繹不絕，而且有武裝者負責保護，誰敢侵犯？

維持會是在北街，是本地的無賴組織的，但現在那班人都發了財了。

淪陷區域的生死人生

當天，我匆匆地回到上海。（楓葉）

一一 從崇明來

日軍佔領崇明後，即派隊四出鄉村搜索，因為我軍未作極大的抵抗，在城池失守後，就向啓東撤退，故日軍之搜索，只是名義，結果一無所獲。

城市起初和鄉村彷彿，後因部隊中勸商人照常營業，日兵反而不敢公然查抄，只有巡邏隊，在街道上巡查，所以一批在城市怕轟炸焚燒因而逃往鄉村的居民，就依舊搬回老屋。因既不抄查，何必要躲在鄉村間受土匪的劫掠；不過城內一帶，損失較多，居民貨物未及攜出的，現在都飽了地痞的私囊，間有幾家的屋內，盤據着日兵，居民仍難免望家而興嘆。當初的人民，日間受着日軍搜索的恐怖，晚上聽着附近土匪劫掠的警報，在軍隊和土匪二

從崇明來

重壓迫之下，真是朝不保夕，過了一個鐘點，就是一個鐘點，也不計及將來如何過法。

爲着崇地有抽壯丁的謠言，一批年輕的小伙子，都搭輪到上海，至於年輕貌美的姑娘，更多數逃到上海。

三月二十七日，已成立了「維持會」，這裏邊的人，都是一班土豪。至於會中的施政，必先經日兵的通過，本來有三千多日兵駐紮在各地，現在已開拔了不少，大約現在僅數百而已。（飛野）

一一 淪陷後的松江

我的故鄉，是沿滬杭路一個古老的城子！松江！離開上海只有一小時的旅程。

是一個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城子呵！城牆不足一丈來高，四圍沒有十里路，沒有廣闊的馬路，沒有便利的交通，沒有繁盛的市面，甚至沒有古跡，沒有名勝。

可是幾個月來我天天憶念着牠，我到處探訪牠的消息，在報紙的每一個紀載裏，在每一個同鄉的敘述中，明知牠是一片焦土，是一個死城，可是我留戀牠，我記掛牠，並不因為牠是焦土我是希望牠能從焦土中爆發出最偉烈

的火山來！牠偉烈的熱流，會有一天驅走盤踞在牠地面的羣魔！

上海的抗戰一開始，我的故鄉就成了轟炸的目標飛機每天在頭頂盤旋，教堂內的鐘聲發出喪禮時那樣的警報三次，四次，晝夜的繼續着，炸彈的爆發，機鎗的掃射，死之威脅永遠緊壓在心頭！

炸彈下在某個學校的新建築上，下在鐵道旁的稻田內，下在停靠在車站上的難民列車上，破壞、燃燒、殘殺、無罪者的血的噴流，肢體的狼籍，痛苦呻吟的臉上蘊藏着的憤怒與仇恨！……

學校開了學，我就離開了炸彈威脅下的故鄉，到上海來，這時上海戰事正在激烈的時候，我每天看成隊的飛機在閘北和浦東的上空轟炸，我就聯想起我故鄉的情境。

當每天晚上，黃浦江上發出一條條的巨光火星在天空迸裂時，我就感覺

一種說不出的愉快，我想把這種愉快的心情，傳給每一個故鄉痛苦呻吟的人。

當戰時移到滬西後，故鄉所受的轟炸，更是廣大慘酷了！

是故鄉淪陷的前夕，獨個子離開了礮火連天的上海，回到故鄉作最後一次的視察。

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場面呢：

觸目所見的都是斷垣殘壁，沒有一條街上沒有倒塌的房屋，路上沒有一輛車子，河道內看不到一艘船隻，除了短服的戰士以外，再見不到一個平民在路中行走。

飛機在頭上翱翔，炸彈在前後爆炸，可是我走遍了城子內的每條街道，我認識了我故鄉所支付抗戰的代價。

了！

我的內心不自主的發出一種同情和依戀的心思，我覺得我的故鄉太可愛

我走出了城子七八里地，借宿在鄉間的一個朋友家，鄉人聽說我來自上海，都向我探聽消息，可是我能說什麼呢？我當時固然不會料到故鄉會這樣快的淪陷，可是我也知道淪陷不過是時間問題。他們問我想什麼辦法，可是我能替他們想什麼法子呢？

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故鄉就失陷了！

以後，更悲慘的命運，降臨到故鄉每一塊土地上，和留居在故鄉每一個親友桑梓的身上。

多少鄉里故舊的家燬滅了，多少認識的朋友都犧牲了！

有人說我的家內，駐紮了異國的軍隊，也有人肯替我想法向「維持會」

討「通行證」因爲，這樣至少可以取出一些未燬去的東西來呀。

可最我對他們的好意都婉言謝絕了。我很希望回去一探我的故居，同時我也很願意知道淪陷後的故鄉的現狀，可是，我卻萬萬不能脫下我的帽子，去致那不自然的敬禮。

因此，故鄉的一切，我的鄰里，我的家，我家裏先代存下的不少木板書和字畫，我祖父在院子內栽下的花木……一切的一切都只在我的懷憶中，

什麼時候能够回到我的故鄉？什麼時候能够重入我的家門？我每天都在渴念着。（元齡）

一三一 弔黃渡

距離上海僅六十餘里的黃渡，因為係華軍後方的根據地，所以在華軍未撤以前，被日機投彈，如雨點般的轟炸，使全鎮熱鬧區域，以及各種古蹟，也遭遇了礮火的洗禮。

這次黃渡的遭劫，以名勝「千秋橋」最屬可惜。「千秋橋」已有三四百年的悠久歷史，它是採集各種名石而成，工程浩大，橋高三四丈，長約十丈，在內地這樣偉大的橋，真不多見。它經過「齊盧之戰」和「一二八之戰」，都沒有燬掉，不料都在此次戰事中全燬了！黃渡中心區的黃渡鄉村師範學校，佔地有幾百畝，校內設備完善，舉凡一切儀器，莫不應有盡有，是

全國最聞名完備的師範學校，這次也被無情的砲火斷送了。（陳天賜）

一四 血淚話南潯

當日軍佔領南潯的時候，第一道訓令是藉名搜索殘敵，放縱搶劫，以刺刀鎗桿作後盾，來劫取民物，原是無往不利。他們搶了頭風，接着是漢奸地痞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第四次每一個家裏的器具什物，都被搬得乾乾淨淨，除了一座搬不動的泥灶，或是幾隻龐大古舊的貯水缸外，再沒有旁的遺留，掃帚曬衣竿，也被搬去作燃料，房子裏的大門屏門，一律在日軍指揮下，脫去裝馬廐，或是搭糞坑。

南潯本是一個富庶的區域，那裏有很多名聞鄰邑的富翁，日軍在未佔領以前，也許已打探得很清楚，加之漢奸的爲虎作倀，因此整個鎮上，沒有一

家能倖免此劫。他們劫掠的目的，除了金銀等貴重物品外，其次便是名人書畫。著名的龐家，已被洗劫一空，他家藏書樓所藏的各種古版珍本，已做了日軍的戰勝品，嵌在紗窗上或是掛在牆壁上的，統被席捲而去，估計他們一家的損失，當在一百萬元以上。

捉住了壯丁，不管是別動隊或是良民，立刻綁住斬決，斬了首不算，更把四肢都割了下來。

現在的南灣，已成了他們的後方，於是更堂而皇之的徵求「花姑娘」，然而整個鎮上，除了少數貧苦的外，餘都逃避四鄉，婦女們更藏形匿跡，不易發現。於是有一個時期，街衢上發現了「獻花姑娘」一名，賞洋一百元的招貼，聽說會有喪心病狂的漢奸，計騙了婦女們去獻媚，他們居然也不失信，給你一百大元，可是都是北洋鈔票和滿洲偽票，要是拒絕收受，便是敬

你一刺刀，或者敬你一鎗。

當他們踏進每一個村子搜索花姑娘的時候，另有幾個村子外的高處瞭望着，婦女瞧見日兵進村來，都向豬欄牛棚，或一切污穢的場所躲去，但還是很少能倖免的。（謝國琦）

一五 水深火熱中的洞庭山

洞庭東西兩山，孤懸於太湖中，遙遙對峙，聳然矗立，如阻航之鯨鯢。而山中無邊勝境，卻不亞於蓬萊仙島，尤以土產之豐富，堪爲江南之冠。其中除蠶桑外，枇杷楊梅及碧螺春茶葉，最爲馳譽。而民情的敦厚，風俗的古樸，則尙頗有幾分太古遺風呢。

該兩山，位於東太湖之一角，距蘇州約九十華里水程，無錫、常州、宜興均一百餘里，湖州長興約一百里左右，南潯七八十里，這幾處雖然都是朝發夕至一水可達，但皆無岸道可通，故交通非常不便，不過從前由東西山至蘇州，除了幾艘輪船之外，尙有民船往來。南潯方面，僅有民船數條航行。

此外，湖州則有民船往來於東西兩山，及一隻錫湖班輪船開行於西山無錫間。其餘如長興、宜興、常州等處，則皆無專船行駛。所以這幾處的交通和貨運，與東西兩山是絕對不會發生關係的。

東西兩山間的距離約十八華里水程，兩山的居民生活稍有不同，人口均在三萬左右，其中三分之一，則旅居於蘇、浙、鄂、贛等各地經營商業者。惟自「八一三」抗戰發動後，旅居在外埠的十分之七，都逃回了故鄉。可是，當蘇州陷落之時，這無關軍事行動的孤島，也被牽入了漩渦，頓時成了混亂狀態。

目前，東山已成立了一個「蘇州自治會」的「東山區事務所」。區長係席功甫出任的。「蘇州水上警察局」亦在該山楊灣、局長龔國樑。就是從前吳縣水警第二區區長。記得去年當他接受「蘇州自治會」委任的時候，南沙

過來的陳萬軍部游擊隊，增加討伐，並曾將龔一度扣留。當時的東山，也便成了烽火之場，發生了非正式的戰事。後來席功甫，深恐地方成爲焦土，所以竟向蘇州去要求調來了四百名日軍，於是陳萬軍部的游擊隊，便被迫離開了東山，全部退到了西山去。

日軍現在有四百名，常駐在東山，而龔國樑也已於去年廢曆年終，在日軍的「保護」下，正式受了偽職。然而，四鄉土匪的猖獗，他們卻視若無睹，毫無辦法。一般僻壤之處常常被姦淫擄掠，如今全山較能溫飽之家，都已被劫殆遍。太湖面上，更少船隻航行，所以糧食貨運，已有斷絕危險。最近，那些稍有能力者，已舉家逃避來滬，一般貧苦農民，則祇得坐以待斃，忍受着熬煎。至於西山方面，「區事務所」至今年廢曆正月裏，纔宣告成立的。區長羅某，原是西山成金煤礦的礦主，但他的辦事，卻非常顛預無能。

這裏的游擊隊，就是從東山退過來的，人數約七八百，共有兩大隊，其隊部的名稱是「東南抗日義勇軍總司令部」全部人數聽說有七萬餘，全散佈在太湖流域，伺機作戰，有一部分卻散佈於翼部水警中，以作伏線。但迨至正月初二日的上午，日軍突以飛機炸彈大礮機鎗的掩護，由東山渡湖到了西山，那大部的游擊隊，都離了西山，退到太湖中的橫山及饅山上去，惟尙有一小部隊，因不及趨避，而與百餘名日軍相遇了，結果被擊斃了兩名，傷了一名，十多條民船，也全給炸彈焚燬。同時，鄉民也有五名被擊斃命了。這次日軍在西山住了三夜，挨戶搜查了幾個村莊，雞鴨雞蛋棉被等被取去了不少。但是日軍回到東山去之後，西山卻出現了一大批土匪，冒了游擊隊的名，任意勒索，挨戶搜劫，甚至將人綁去，慘刑拷逼，真是弄得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一般鄉民，都白天不敢出門，晚上卻全躲到了山谷叢林中去過

宿，尤其是一般婦女們，甚至有受不住驚嚇而自殺者。

最可惡的，是那些地痞土棍，白天在煙館中賭窟裏，到了夜裏，卻塗了花臉去打家劫舍，每天每夜必有數起，所以街上已無市面，商店都緊閉了門不敢營業。現在山上各物，不但市價飛騰了數倍以上，而且往往會跑遍了全山，還購買不到呢？

日軍雖然沒有在西山駐紮，但卻時常要來巡邏，他們到來一次，都要把地方蹂躪一回，地方上也多蒙一回損失，而且有一次東村並被慘殺了數鄉民，鹿村給焚去了幾座民屋。

然而近來的土匪橫行更猖獗了，他們公開地搶劫着，沒有錢，連數升米或較完好的衣被，都在被擄之例。而且消夏灣和東和鎮方面。已被架去了男女多名。乘場里謝姓家，有媳婦兩人，卻被剝去衣服，用火加以燒灼，並在

便桶內點了火，令她們坐在上面，其他各處，灼鼻割耳的酷刑，也日有發生，那慘無人道的行爲，實在無法忍受了。但是，「區事務所」方面，對於地方治安，雖視若無睹，不問不聞，而苛稅雜捐卻任意壓搾，敲詐剝削的事情，更是層出不窮。現在一般有勇氣者，都已離開了故鄉，逃亡到了別處去謀生活，祇有一部分農民，卻無法跳出此人間地獄，只好坐以待斃。而每一家屋裏，已不敢有隔日糧之儲存了。

上月底，太湖中曾發生過一次游擊戰，當時幾十艘大網船，全被日軍擊毀在黃鶴門湖面上的。後來日軍便藉口搜查游擊隊，洗劫了東西山的幾個村莊，捕去了幾個鄉民，至今連生死下落都無從探知。然而，同時更假了實彈演習的名，勒逼着幾個村莊的鄉民遷出，否則當以礮轟。

西山也曾被擲了十多枚五十磅的炸彈，但幸而全落在菓園裏的，所以僅

炸去了若干橙橘樹，人卻沒有傷。

據說最近西山，又發現一個所謂「薯糠黨」，他們是專以搶劫爲能事的。

爲了「蘇州自治委員會」盛傳着壯丁訓練（係日方的主意），因此一般青年農民都畏懼着，大家有一個同樣的心理，他們恐被訓練以後，調到前線去補充日軍的隊伍。所以他們主張，萬一日方要來強征，大家惟有一齊用熱血和生命來和他們反抗。末了，我還得告訴一般同鄉，現在東西兩山至蘇州湖州等地，雖有非正式的民航在來往。但日期班次是都沒有一定的，輪船卻連一隻也沒有了，而無錫南潯等處，早已斷絕了交通。（魯平）

一六 屠甸的最近

故鄉屠甸，位於嘉興西南，介乎硤石桐鄉之間，乃出產擔李之地也。桐袁公路經此。全鎮居民數百戶，商店二百數十家，因歷年來，農村破產，市面蕭條不堪。當「八一三」激戰時，尚係極安全之後方，未曾遭受轟炸，故隣地遷來者不少。自金山衛突破後；海鹽平湖等地，避來者更多，商業由衰落中而突然呈盛況，大有復興之象。劫後，因非要地，未爲兩軍爭奪，故無損失。當時知識分子，大都遠走，公安局與受訓壯丁，亦風流雲散，公路橋梁，亦經破壞，居民紛移鄉間，但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下，各鄉土匪如毛，莠民橫行，一日數驚，寢食不安，稍富有者，莫不遭劫，遂又相率返鎮，而市

於二月十三日晚，不幸慘遭洗劫，損失巨重。婦女輩，閉門家中坐，猶恐禍從天上來，困苦可知。鎮上煙賭特盛，每夜鎗聲頻聞，不能安枕，交通悉賴小舟，每日開往硤石等地，一遇緊急，即行停駛。維持會早已成立，先是招待國軍，會長鄭某，會址設於崇道小學，校中有關書籍，已被焚燬，日軍不時來鎮，由維持會招待，既供大嚼，又贈鈔票，故尙相安。一至鄉間，則雞、鴨、豬、羊隨手取之，蹂躪婦女，任所欲爲。鎮上市面尙佳，維持會中經費，月需七百元，犒賞日軍費一千二百元，均向商界勒逼捐得。鎮上又亦有自衛隊，設於寂照寺中。旬日前，有大批遊擊隊開到，翌晚，忽又離去，去後之明晨，日軍即派來步兵一連，攜有小鋼礮、機關鎗，駐守南市白陽、和尚墳一帶，並放步哨，如臨大敵。居民急急奔避，慌亂不堪。維持會人員，亦不知去向。日軍於附近巡查一周，始整隊歸去。翌日，維持會人員即

備具禮物送去，以息軍威。鄰地如亭子橋、靈安鎮等處，因有接觸，被日軍燒盡，故目前我鎮雖尚可苟安一時，但鄉人已驚悸萬分，蓋隨時有化為焦土之慮。近日無力者，又避鄉間，殷實人家，多逃來上海。但值此春耕之期，戰事不輟，誰敢播種。故來日問題正多，行見鄉人流為餓殍者必日多也。

（斌竹）

一七 福山的女人

留心國事的人們，還不會健忘了「福山」這名字吧！常熟的淪陷，一半是就爲了這唯一大港口，被日軍登岸的緣故，福山是一個豎立在港口的沙山，她做了福山鎮天然的屏障，一條福山港，筆直地通着常熟城，是城裏至港口的命脈。一二八結束了不久，政府重視福山在軍事上的價值，曾命某師久駐在此。在一年不到，築成羊福路、常福路，以及橫貫東西的許多祕密的支線，沿港重重地築了許多堅固的工事以及無數新式礮壘。於是福山鎮就被視作一個非常的軍事要隘了。去秋「八一三」事起爲了江口受着威脅，這裏早駐了大量的軍隊，並日夜充實防禦力量，但倒底不幸得很，日軍終以爬上

了岸。又因國軍左右兩翼急退，常熟在三面圍攻的絕對險勢下，這一重重的鐵一樣的防線，終忍痛放棄了。

自從日軍佔了常熟以來，福山一直被認為非常重要而防禦着。城中的軍部，特別派了一二百個兵士，長駐在鎮上，一面看守口子，一面維持軍運事宜。每天公路上的車輛，總是異常忙碌。最近曾強拉了農民，在口子上新建了許多日本式的木製矮屋，還有一所有點像兵房似的大屋，鎮上還留着十分之四的殘餘商店，被強迫着營業。每天清晨，比較有點市容，講到這裏的女人，是一向的蒙受着可怖的襲擊的。青年的姑娘們，常常的做着被迫逐的「雞」，隨時隨地可以看見扮演「趕雞」的話劇。後來，大量地甚至中年的，也被當作「大姑娘」失了身體。成千的丈夫都忍辱地永遠在保守沈默，有時更被迫協助日軍捉自己妻女，獲得的酬報是「皇軍」得意的一笑，或一

個「謝謝儂」最近，城中自治會鑒於日軍的苦惱與需求，也分設了一個「慰安所」到福山鎮，所裏包括近三十個幾乎全屬吳籍的所謂「慰安者」。據說，這樣已不算少的女人數目，還是有點供應不暇。平均一個安慰的蘇妓，每天至少有十次以上的親善機會。她們表面上多很快樂，因為有着驚人的收入。

但是現，在的福山女人們變了，全變老了；有一個拉夫到南京又回到那裏的人，驚奇着福山鎮連一個稍爲年輕一點的女人也沒有。最後他發現他自己年青的妻子女兒，也成了老太婆時，纔恍然大悟，她們是顧到「羞恥」，而被迫着「變」的（映光）

一八 暴風雨後之正儀

故鄉正儀，爲崑山縣屬京滬線上之一小站，每屆夏季，鐵路局方面，因該地東亭盛開並頭蓮，奇特冠世，特備專車，專事接送遊客赴該處賞荷。於是正儀之名，逐漸爲世人注意。自「八一三」抗戰開始，正儀因具有交通上之重要性，軍政部卽設兵站於此，遂引起日軍之注目，炸彈之轟炸，機鎗之掃射，無日無之，但由於彼等技術之惡劣，損失殊鮮。迨華軍西移時，鎮上軍隊雲集，日機乃更恣意投彈，北市下塘韓姓木作，中市下塘陳姓磚瓦行及上塘陸姓住宅之一部，遂成爲炸彈之犧牲品。

家鄉之陷落，在於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當日軍初抵鎮時，聲勢洶湧鎮上

有王老太者，年逾六十，因未及逃出，亦遭鎗殺。其餘死亡於流彈者，亦有十數人。

鎮上房屋之被焚，大部因由於日軍，但燬於「私仇之報復者」者，亦復不少。總計全鎮千戶人家，遭焚去。有一半以上。其未受燒夷房屋內之家具什物，於十二月初旬先後搶劫一空。

目下鎮上居民，雖漸有增加，然多爲單身男子，良家婦女，可稱絕無僅有，日軍某官長見而奇之，洵之當地「自治會」會長薛某薛某，愕然無以爲答，遂飽受鞭撻，亦趣聞之一也。

四鄉之盜風，現頗盛熾，其劫掠勒索之法，亦更爲駭人，如以火燃乳部，以火油灌入口中等惡刑，以迫取錢財，已頻聞不鮮，一般稍有資財之農民，頗引以爲苦，故多遷住鄰鎮，以免一日數驚，寤寐不安之苦。但現正值

春耕時期，農民之遷徙他鄉者，田地勢必荒蕪不治，來日民食，殊爲可虞。

至於家鄉與外間交通情形，今僅有航船逐日開往角直，至角直得始可搭日輪至滬，故鎮上一切日用必需品，端賴此路之運輸；藉免缺貨之感。尙有一路，爲自鎮上雇民船至浮橋，由長江輪船亦可至申，沿途雖多周折，然得免受檢查之麻煩，一般人多取道於此，暴風雨後之故鄉如何了？由此大概也可以窺見一些了吧！（英）

大時代叢書

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

實價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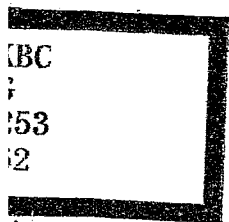
經	總	校	編
售	發	訂	譯
處	行	者	者
各	新	王	曹
大	生	鳴	乃
書	書	如	珉
局	局		

廣州鹽運西路二巷九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出版

54
56 211



\$.20